

三 于式枚

于式枚，字晦若，本蜀人，因父宦粵，僑居平樂，遂爲平樂人。少時，卓犖有大志，性敏慧，博聞強記，文譽隆起。惟客籍不得與郡縣試，其父謀於紳耆，有阨之者，欲索鉅金，始允著籍，晦若語父曰：「兒年尙稚，可緩議之，且讀書亦非專爲科名計，勿徒耗資也。」父壯其言，欲罷議，其同學友力勸就試，晦若曰：「吾將入金馬玉堂，不過假道於斯耳。豈需此一領青衿作酸秀才耶？如終不見容，吾將返蜀，或納監就北闈試，不與童子軍逐鹿，憑君傳語，吾去後，恐貴郡無翰林也。」旋悔失言，自是檢束身心，益肆力於學。

既而，著籍平樂，郡鄉兩試俱捷，於光緒六年成進士，以庶吉士散館，任兵部主事。時李鴻章總督直隸，疏調居幕府，奏牘多出其手。迨鴻章以欽差大臣賀俄皇

加冕，歷聘德法英美諸國，晦若充隨員，歸授禮部主事，再由員外郎授御史，遷給事中，參贊辛丑和約，賞五品京堂，大學堂總辦，譯學館監督，旋擢郵傳部侍郎，數年之間，位至卿貳，殆績學所致歟？

二

當是時，政潮激烈，有詔預備立憲，舉朝競言西法，無敢持異議者，於是晦若奉命出使德國，充考察憲政大臣，瀕行疏陳曰：「言憲政者，必以本國爲根據，采取他國以輔益之，在求其實，不徒震其名……凡有大政事，大興革，內則集廷臣之議，外或待疆吏之章，勤求民隱，博采公論，與立憲之制，無不符合。……惟在朝廷，本一定之指歸，齊萬衆之心志，循序漸進，先設京師議院，以定從違，舉辦地方自治，以植根本，尤要在廣興教育，儲備人才，凡與憲政相輔而行者，均當先事綢繆者也……」

晦若抵柏林，居年餘，於其立國之本原，民政之純駁，政令習俗之沿革，考察

甚詳，研討亦精，歸國後，編著：「德國憲政史」，隨摺呈覽。明年，調禮部侍郎。

三

晦若歸國，於立憲要義，闡發纂詳，蓋期審慎以行，以固國本。惟時新黨，要求實行立憲，召集國會日亟，而樞臣亦以立憲國家崇尚法律，雖君主不能擅罪臣民，故亦主張提早施行，惟晦若以爲頑固勢力，盈野盈朝，一時不易剷除，縱使立憲，亦爲若輩所操持，而新黨多爲青年，愛國情殷，失於急激，轉足增國是之紛亂。乃上疏諫阻，有曰：「變法而求治太急，時機未熟，欲速而反不達，今徒驚其名而貿然爲之，他日將益滋紛議，吾欲朝廷緩辦者，在靜俟時會耳……」此公殆走中間路線耶？

宣統庚戌，朝議立憲，期以九年分期籌備，而先設責任內閣，各部尙書，改稱大臣，及朝命下，慶王授內閣總理，各部大臣，幾全爲滿人，漢人任大臣者，惟唐

春卿長學部，沈家本長法部，京諺所謂閒曹而已。清室爲應付潮流，消弭事變，乃作立憲之假面具，固早爲晦若所洞見。

四

一日，都中宴集，賦詩鐘爲樂，由唐春卿學部命題爲『角黍魚燈』分詠格，晦若賦句云：『頻將綵繡乞長命，一出清流便熱中。』因春卿與張之洞，張佩綸、潘祖蔭、黃澂蘭、陳夔庵、當光緒初葉，羣以敦品學，砥名節，主持清議，時人目爲清流黨也。晦若此聯，含有諷刺，宜其春卿色爲不懌，退謂友人曰：『春卿負清望數十年，循資而躋顯位，猶時畏物議之不見諒，甚矣盛名足以累人也。』

辛亥以後，袁世凱爲總統，嘗辟晦若爲記室，並以幣聘，覆書略謂：金已拜領，入都之約，已致書芸台公子，必能轉達聰聽。其覆書之籤面稱大總統，內函則稱四兄，故書中又附云，封面是官樣文章，不敢獨異，內函係私人交誼，不敢忘十餘年布衣昆季之雅，其措詞婉而直，抗節不撓。旋又聘爲參政，亦不就。且撫拾俚

語，綴爲小詞云：「頓足椎胸哭鈍初，裝腔作勢罵施愚，可憐跑壞阮忠樞，包管殺人洪述祖，閉門立憲李家駒，於今總統是區區。」極相醜詆，世凱閱及，誠難乎爲情也。

晦若僑居青島，閉戶讀書，謝絕人事，常夜倚枕坐如枯僧，偶或吟詠，以抒幽懷。己卯卒於青島，海內耆舊，咸悼惜不已。其爲人，內介而外和易，論憲政，務因時損益，而大勢所趨，莫能挽救，然而，較諸崇功利，蔑信義二三其德者，不可同日語，而遭逢衰世，齋志以歿，惜哉！